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癡人福 第七回 唐子才智定鴛鴦內應外合奏功捷

使盡機關是女聰，提兵遣卒逞威風。若還遇著中原將，走至陣頭一掃空。

卻說女寇白天王，與哥子黑天王，男女兩下分兵，黑天王在南邊攪擾，被唐經略生擒囚解朝廷奏捷。這白天王，分在北邊。一日自己誇道：「咱白天王，自起兵以來，攻破無限城池，殺傷許多官吏。起先只說南方有人，不可輕敵。及至到了這邊才知道，偌大中原，竟沒有一個能乾的男子。做文官的，但知道賦詩草檄。做武將的，只曉得喂馬支糧。一到守城上陣的時節，連那賦詩草檄的文官，喂馬支糧的武官，都不知那裡去了。」

剛剛剩下些百姓來祭咱家的刀頭。你說好笑不好笑。如今直搗長驅，勢如破竹，咱不怕不做中原女主。只是一件，咱聞得內地的男子，美貌者多，要擄一個俊雅郎君，帶在身邊受用。再不見有好的，想是被手下之人隱藏過了，須要申飭一番。眾將近前，聽咱號令。」眾女卒一齊近前說道：「王爺有何號令？」

白天王道：「孤家年過二八，未有東牀，要選一個俊俏男子，做壓寨官人。以後擄著的少年，都要帶見孤家自行選擇，選中者上用，選不中者，分賞各軍。如有未經上選，擅肆姦淫者，梟首示眾。」眾女卒得令，擺隊前進。行不數裡，眾女卒拿住少年男子數□人，帶來見白天王道：「稟王爺，拿著了幾個後生男子，聽候選用。」白天王逐個看了一次，道：「都選不中。賞了你們。」眾女卒叩謝了，說道：「咱們人多馬少，這些男子，沒有馬騎，卻怎麼處？也罷，一人抱著一個，對面騎了。就把鞍轡當了牀鋪，做一個走馬看花，何等不妙。」每一女卒摟一男子，同了馬。說道：「這樣快活的事，剛剛湊巧。」

各對男子說道：「你快活不快活？刀尖入了鞘，不須你費力，馬走自動遙這場興頭，比那夢裡，可不更高。方才快活，不覺城池又到。大家收拾箭和刀，到晚上再使壯力，戰到雞兒叫。」各男子道：「放了我們回去，我們家中有父母。」各女卒道：「你們好呆，不日得了大功，你們少不得也有個官做。出門做甚麼生理。有這樣發財。那也還是後日的快活，今晚上待我脫了衣服，解了帶子，同你在被窩裡，肉黏肉做些快活事情，豈不是眼前的風流。」眾女卒相對說道：「我們與你大家攜得酒來，一齊吃個交杯盞兒，乘些酒興，比在馬上更快活。」說得有理，就去行為。且住女卒行樂不題。

卻說唐子才，自從行兵已建功勞。今日來到北邊，軍需缺少，糧米告急的表章，催餉的文批，都出了幾次。他自歎道：「臨危不作愀然色，赴義偏多慷慨容。我唐滌自行兵以來，屢奏膚功，數平大難。誰想來到此間，忽遭奇變。那女寇的猖獗，雖是可愛，若肯竭力支撐，也還抵當得祝當不得這庫幣罄懸，有兵無食。莫說狡寇臨城，雄兵不能枵腹而戰，還怕饑軍不戰，主帥將有焚之憂。自從到任以來，也曾遍差員役，往各路催征，並不見有軍糧解到。況且敵勢頗猖，一日近一日，戰既不可，守亦不能，教下官怎生區處。」正在躊躇，只聽得外面吶喊：「青天爺爺救命！」唐子才問道：「外面叫喊的，是些甚麼人？」手下稟道：「都是沒飯吃的窮民，饑餓不過，要來求老爺賑濟的。」子才歎道：「非無濟困之心，奈少救荒之策，只得要裝聾做啞了。叫中軍軍官出去吩咐，說賑濟饑民，是有司衙門的事，本院只管軍務，那有錢糧給散他們。」中軍出去吩咐了，眾應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只好餓死了。可憐可憐。」不一時，只聽得外面，又在高聲齊喊：「各營將校帶了兵士來求見老爺。」中軍傳稟，子才問道：「問他有甚麼話講。」中軍傳了命，出去問了底理，進來稟道：「各營兵丁，有四五個月，沒有錢糧吃了，求老爺給餉。」子才道：「對他說，催餉的官吏，還不曾轉來，一到自然給發。」中軍傳令，說與眾兵，眾兵鼓噪道：「朝廷不使餉兵，目下邊報緊急，若要打仗，我們是不去的。再過幾日沒餉，我們各尋頭路去，討飯吃了，休怪休怪。」

中軍將眾兵所說之言，一一稟明，子才道：「怎麼處？這樣沒錢糧，致使軍驕將怯。又不是我做主帥侵漁了不肯給發，都只為民間困乏錢糧，處處求寬，叫我如何區處。只好學家翁做癡聾，徒然仰屋咨嗟而已。」正在躊躇之間，只聽得外面高聲報道：「湖廣宣撫使衙門，有公文投進。」子才道：「收進來。」

中軍將文書收進來，子才折開一看，遂大驚道：「怎麼正項錢糧，倒不見解到，竟有個尚義的百姓，助起邊餉來。這田素封的名字，我有些記得。」想了一想道：「哦，就是我同鄉之人，前日娶吳氏去的。咳，人不可以貌相。那樣一個蠢人，倒做出這等一件奇事。只可惜是銀子，若還是□萬金的糧米，不但可以給散眾軍，使我邊功立建，還可以賑饑活草，保全得無限生靈。」對中軍道：「喚那解人進來。」中軍傳令：「老爺吩咐，喚解人進去。」田義隨了中軍，走進後堂，見了唐經略。子才道：「你就是田義麼？」田義道：「小人正是。」子才道：「難為你那主人，有這番好意。只是一件，這邊米價騰貴，一時辦不出糧來。本院若還差官去糴，又要差官去散。經過兩番倖克，就要少了一分軍糧。你主人尚義，你是義僕了。本院並不開鞘就委你糴米，糴完之後，就委你去散軍。」田義道：「不消大人費心，小人在途路之中，聞得這邊米貴，已將□萬銀子，都糴了糧米載來，可以立刻散軍，登時赴敵，不須耽擱師期了。」子才道：「這等有多少擔數。」田義道：「三萬擔糧米，還有幾千馬料在外。只是一件，小人一路行來，看見一壑之中，盡填餓殍；閭閻之內，總是餓民。求老爺把散軍之外，剩下的餘糧，拿來賑濟一賑濟，使軍民一齊受福，也是老爺的天恩，免教百姓遭饑餓。」子才道：「奇哉，奇哉！你做來的事，你說的話，沒有一件不合著本院的心事。若選用你行兵，再無不勝之理。本院這邊，先授你做軍前贊畫。勉力建功，待邊疆寧靜之日，連你主人的功績，一同具疏上聞。」叫左右：「快給冠帶與他。」田義受了冠帶，穿戴已畢，叩謝唐經略道：「多謝老爺提拔。」子才道：「不須謝得。這散餉賑饑兩件事，少不得要借重你了。還有一件機密事情，要用著你，不知肯去不肯去？」田義道：「只怕做不來，若做得來，就粉身碎骨，也不敢推辭。」子才道：「中軍官、左右等，你們都迴避了。」

中軍、左右一齊退出。子才細聲說道：「我聞女寇入境以來，遍擄美貌的男子，日贊機謀，夜同枕席。本院心上，要選個俊雅少年，投入他軍中，做個內應。足下既有張巡、許遠之心，又有宋玉、潘安之貌，何不做了這樁美事，使下官早立邊功。」

田義道：「恩主既然信用，卑職怎敢推辭，依命前去便了。」

子才道：「善行兵者，倒要示人以弱。他若問我的虛實，你須要留心對他。」田義道：「曉得。卑職給完兵餉即去。」正是：愁饑得飽士民歡，慮辱偏榮法令寬。

只道籌邊效卜式，誰知克敵用潘安。

卻說白天王，帶領女卒，一路而來。眾女卒留心擄掠少年男子，沿路又捉住了□幾個男子，帶去見白天王。白天王又逐一細看，只看一個美貌男子，飄巾豔服，便指著說道：「這個果然生得好，就是潘安、衛，不過如此。似這等容貌才堪上用。留這一個，其餘盡賞與你們罷。」眾女卒叩謝了，就帶了選不中的男子，各自分散去了。白天王對那美貌男子說道：「咱家要抬舉你，做個壓寨官人，你可情願麼？」那男子道：「只怕容貌醜陋，不堪親近玉體。」白天王道：「不必太謙。」

一把扯了，挽頸而坐，道：「我且問你，聞得朝廷裡面，差個經略官兒，領兵前來，與咱對敵，可是真的麼？」那男子道：「是真。如今領了兵馬，現在前途紮營。」白天王道：「你可知道他本事如何，軍中可有些準備麼？」男子道：「本事的好歹，臣不知道。只曉得他沒有軍餉，那些兵丁，忍餓不過，鼓噪了一番，如今都要散了。」白天王大喜道：「咱原知道他空虛，這等說起來，一發不消慮了。吩咐女將們，今已晚了，就在此處安營下寨，明日再走。快暖杯酒來，咱與官人交杯。」

不一時，美酒佳餚，兩個女卒端將進來。白天王道：「我與官人，雖是偶然遇合，卻也是終身大事。須要拜個花燭才好。」

二人一同拜了四拜，方舉杯飲酒。酒過三巡，白天王道：「官人我與你，既拜了天地，須要親熱些。」遂走前來，共倚而坐，共杯而飲。又問男子道：「我雖不是中原之女，可中得你的意否？」男子道：「既蒙王爺寵愛，那有不中意之理。」白天王道：「既然中意，就該放些情趣。哦，是了，你們中原的臉皮薄些，吩咐眾女卒，今晚須要小心巡邏，謹防劫寨。你們都出去，不要你

們伺候了。」眾女各自遵命去了。白天王道：「官人，我與你在陣上恩愛，和衣而臥罷。」這白天王，是個情開興動的女子，今夜初得美貌男兒，那裡忍耐得祝酒至半酣，情慾已動，竟把那男子，抱攬上牀去了。一夜恩情，如膠似膝。

二人恣意，你貪我欲。交戰半晚，雲收雨散，兩人交頭而睡。

到了次早起來，吩咐女將們道：「快選一匹好馬，與官人騎了，同咱家並轡而行。」那男子上馬，同白天王一直向前。不題。且說唐子才囑咐了田義，往賊營內去，到次日，是個吉日。

點齊人馬，即便興師。眾將官領了軍令，整飭隊伍，長驅而進。

子才道：「幸喜今日糧充米足，人雄馬壯。一路饑民盡皆充飽，歡語盈盈，壺漿箠食迎王師，喜孜孜把手招。一路行來，都是平陽地面，不好屯兵。此處倒有一座高山，不知叫甚名。喚左右將官，前去問來。」眾軍前去。問那鄉民。鄉民應道：「是鳳凰山。」子才聽了喜道：「好一個山名。鳳為百鳥之王，又是祥瑞之物。即此就是吉兆了。竟上去屯兵就是。」眾後將一齊踴躍而上。子才上到山上，紮了營盤，四面觀看一會，說道：「樹林兒叢脞，水溝兒環抱。一層一層漸漸高。盼望星辰天空月皎。鳳凰名，真吉兆。還是聖上洪福齊天。」

話分兩頭，卻說白天王，同男子並轡而行，一路上眉來眼去，說不盡許多愛。眾女卒稟道：「王爺前面，有一座高山，山上有旗幟擺列，想是他紮營的去處了，還是攻打不攻打？」

白天王道：「須要差個的當的人去，偵探一偵探，然後用兵才好。」對男子道：「你是個南人，他決不疑你，替咱家走一遭何如？」男子道：「倘若被他拿住，做了奸細，卻怎麼好。」

白天王道：「只到就近之處，看一看動靜，即便轉來。」男子道：「這還使得。」男子欲行又止，道：「我捨不得王爺，恐怕被他拿住了，就不能夠再來相會。」白天王道：「少去幾里就是，不妨。」那男子左回右顧而去。白天王道：「好個有情的男子。吩咐女將們，擺起陣勢來，好和他廝殺。」眾女將道：「請問王爺擺甚麼陣勢？」白天王：「就擺那個百鳥朝鳳陣。」

眾女將領命，隨即擺陣，不題。

話說唐經略到了鳳凰山，四面瞻望了一回，轉到中軍帳坐著。只見田義從山下走入中軍帳來。子才道：「你回來了，可曾投得進去，賊營的虛實何如，快些講來。」田義道：「卑職已進賊營，賊頭甚是利害。現在山下紮營，著我上來偵探的。人馬最多，又且猛悍，料難力取，只可智擒。少刻與之對壘，須要假輸一陣，擋住要路，不可使他上山。卑職勸他解衣就寢，到三更時節，須以炮聲為號，一齊殺進寨來。待卑職從被窩裡面，取了他的首級，與我軍相會便了。只是一件，卑職此番轉去，須要著人追趕下山，使他看見，方才信任不疑。事不宜遲，卑職去了。」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

田義辭了唐經略，出了營門，急跑下山。子才叫幾個兵士，假意追趕下山，一面擺齊隊伍，殺將下去，只可佯輸，不可取勝，卻說白天王，自打發男子上山去探聽之後，問眾女將們道：「可知他屯兵的所在，叫做甚麼地名。」眾女將道：「叫做鳳凰山。」白天王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咱的陣勢擺錯了。他住的是鳳凰山，咱擺的是百鳥朝鳳陣，倒替他散了吉兆，莫非有些天意麼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聽得吶喊道：「快拿奸細。」白天王著了一驚道：「他那裡喊拿奸細，地動山搖，咱這裡替伊著慌，魄散魂消。」又聽得道：「奸細走了，趕不著了，大家殺下山去。」只見那個男子，慌慌張張，走到面前。白天王道：「你轉來了麼。他那裡虛實何如？」那男子氣喘喘的說道：「他那邊全無準備，紮的都是空營。如今假裝威勢，殺下來了。我們倒要認真殺上去。」白天王吩咐眾女卒，就此起兵殺上山去。

唐子才的兵馬，對殺一陣，假敗上山了。白天王道：「乘他殺敗，不可回頭，一齊追趕上山。」眾女將道：「稟王爺，天色晚了，被他擋住要路，一時爬不上山。」白天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扎住營頭，睡了一夜，明日搜山便了。」那男子道：「何如？我說他虛張聲勢，沒有幾個人馬，落得脫了衣服，睡他一夜倒是穩的。」白天王道：「說便是這等說，也要防備。」

他叫女將們，吩咐小役，一面打更，一面巡邏。若有響動，就傳報進帳房裡來。不是軍情，不許亂報。吩咐過了，便對那男子道：「我和你同昨晚一樣和衣而睡也罷。」那男子道：「既蒙不棄，則索解帶脫衣，使我得親玉體。」白天王道：「如此說，昨晚只獻一半，到今晚就要全體獻上了。可見得愈熟愈親了。」二人寬衣解帶，一同摟抱上牀。此夜恩情愈加深厚，雲雨之事，自不必說。及至三更，只聽得一聲炮響，眾兵吶喊而來。眾女卒大驚，忙來報道：「不好了，稟王爺：山上放炮吶喊，怕有舉動，快請出來。」田義應道：「王爺有令，他不過假弄軍聲，使我不能安睡。料想決不下來，即使下來，也沒有幾多人馬。不消御駕親征，你們殺他幾陣便了。」

卻說唐子才，帶領人馬，殺入賊營而來。正與女卒對殺之際，只見田義忽持人頭，上掛燈籠一盞，站立高處，大聲叫道：「賊頭已經梟首，餘眾速降。不降者快走，休得在此送命。」

眾女卒一見人頭，遂大驚，各自走散去了。田義持了賊頭首級來見，唐經略見了田義，道：「多虧了你，渠魁既已滅除，餘寇可以不追，就此班師轉去。」對田義道：「本院回到衙門，就要草疏奏捷，少不得差官齎捧，不如就差你去罷。」田義道：「如此甚好。做主人的功績，也求恩主敘在疏中。」子才道：「轉敗為功，全虧他這些軍餉，豈有不敘之理。他的功勞，不是一官半職可以酬得來的，定有極大的賞賜。」田義道：「這等敝主人有三位主母，總求開列姓氏，以便給賞封誥。」子才道：「知道了。若要皇恩普給，只把封章立草、錫封誥不分大校」

三千紅粉作黃巾，□萬青蜓助紫宸。

百計星羅擒乳虎，一宵雲雨奏麒麟。

且住唐經略回衙草疏，敘功奏績之事不題。卻說三官大帝，乃人間賜福消災赦罪之神。凡人間有善者，都是各處城隍，將本人所行之善，奏聞大帝，緣人善之大小，當賜福的賜福，赦罪的赦罪，解厄的解厄。一日，三官大帝臨殿。那天官說道：「天上歷司，人間塚宰，一般握鑿司衡。吾乃上元一品，賜福天官，紫微大帝。」那地官說道：「溥仁宣化，解網恤天刑。吾乃中元二品，赦罪地官，清虛大帝。」那水官說道：「遇劫難逃天譴，霽霜威，掣返雷霆。吾乃下元三品，解厄水官，洞陰大帝。」紫微大帝道：「我們三位，都是上帝宣化之臣，生靈造福之主。錫下民當錫之慶，有權雖似無權。弄上天未霽之威，無力終為有力。近日為朝天公務，職事稍荒。今日清閒，須當料理。叫判官把各處申到的文疏折開來，待我一同批閱。」

判官應道：「是。」遂將疏文開拆，天官大帝念道：「湖廣荊州府城隍司，為申報善良事：本境富民田萬鍾，屢世善良，一生愚懦，近復有義僕田義，代主焚券一事，加惠貧民，實為長厚，理合申報，乞賜祥福等因。」大帝道：「這件事也難為他，叫判官記在陰陽簿上。」判官遂將他記了上簿。又開拆一封，大帝念道：「西北境邊，各路城隍司，聯名具疏，為申報異常功德，乞賜破格旌揚以彰果報事：西北屢遇災浸，疊遭兵革。饑民半填溝壑，窮兵待死疆常有荆楚富民田萬鍾，遭義僕田義，齎糧三萬石，賑濟窮邊，立蘇萬姓，功高難泯，心善可嘉，理合疏聞，伏乞轉達上聰，以彰善報。」大帝念完道：「呀，一個平民，竟做出這般大事。恰好兩道文疏，都是為他起，一定要奏聞天帝了。我上元所掌的是賜福之事。叫判官，查他生平享過的是那幾件福，不曾享的是那幾件福，好待我奏過上帝給賜與他。」判官領命查簿稟道：「稟上大帝，他的財帛星、妻妾星、奴僕星都是極好的。兒女雖不曾生將來，也有幾個。他平生所少的，止是一個貴字。」天官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在助餉裡面，成就他的功名便了。這真是功高祿厚，德潤身榮，不比那財旺官生，雖則是姓名未向榜中登，出山不比終南逕。」

地官大帝道：「我中元所掌的，是赦罪之事。叫判官，查他前世造何孽障，今生有何罪愆，一一開明，好求上帝赦免。」判官領命查簿，稟道：「稟上大帝，他前生既無孽障，今生也沒有罪愆，只為相親一事，驚死了一個婦人。又喜得無心的過犯，原在可赦之列。」地官道：「這等奏明上帝，竟行豁免罷了。又不是姦淫致死，威逼成冤。不過？誤傷生，善緣重，惡緣輕，就是將功折

罪，也多餘剩。」水官大帝道：「我下元所掌的，是解厄之事。叫判官，查他一生，有何災厄，過了不曾，好待我奏明上帝，替他禳解。」判官查簿道：「稟上大帝，但他一生，水火之厄也沒有，盜賊之厄也沒有，官司口舌之厄也沒有，只有兩樁大厄，一樁過了，一樁是解不去的。」水官道：「是那兩樁？」判官道：「一樁叫做奇形厄，一樁叫做美女厄。」

水官道：「奇形厄是怎的，美女厄是怎的？」判官道：「他身上五官四肢，沒有一件不是闕的；又有三種惡氣，聚在一身，這叫做奇形厄。他一生所娶的婦人，都是天姿國色，要他將就也將就不來；卻是這些美女，個個要與他為難，這叫做美女厄。如今三房妻妾都已娶過了，他的磨難，也都受過了。只有奇形一厄，是解不去的。」水官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也不難。待我奏明上帝，遣變形使者，把他身上的肢體，從新改做一番，變做個美男子便了。替他茸眉修眼，削體磨膚，浣穢除腥，轉教美女戀奇形。我只愁他又落風流阱。」地官道：「這個解法，雖是極好，只是與赦罪的條款，略有些防礙，恐怕上帝不允。」

水官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地官道：「田萬鍾的罪可以赦得。那三個婦人的罪，卻赦不得。若使男子變了形體，就難為那幾個婦人了。上帝是好生的人，如何肯允。」天官與水官同道：「男子變了形體，是婦人之福了，怎麼叫做難為他？請道其故。」

地官道：「紅顏薄命四字，就是注解了。這四個字，也要看得明白。不是他有了紅顏，方才薄命。只為應該薄命，所以罰他做紅顏。婦人應該配醜陋男子。田家那幾個婦人，若不是罪深孽重，如何生做紅顏？若把丈夫變好了，他愈加得志，不想回頭來生的果報，又不知如何慘刻，所以上帝未必肯允。」天官與水官道：「說得極是。只可惜這等一個善人，使他受了奇厄，終身不解，也是一樁屈事。也罷，他（我）們三個一齊具疏求上帝，推男子之愛，波及婦人，免他輪回一轉，這叫做破格用情，以後不得為例便了。大家草起疏來，一同上奏。」於是三位大帝，各自拈起筆來，從頭至尾，一一分晰，寫了祈求上帝疏文各一道，隨即差判官，齎捧上天去了。三官大帝說四句道：

從來天網密如絲，祇為推恩把禁弛。

世上紅顏應共詫，原何忽有運通時。

也不知田北平如何變形。且聽下回分解。